

北堤春早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北堤春草

董士真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北堤春草

董士真 著

责任编辑:王 虹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仙桃市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:18.75

版 次:1997 年 6 月第 1 版

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440 千字

印 数:1—5 000 册

ISBN7—5354—1479—6/I·1145

定价:24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母亲啊，
是您，千百次
默默地承下了我们民族的灾难，
又，强韧地
支持着儿女们去拯救我们的民族。
然后，即
无声无息，无怨无悔，
归进我们民族的土壤。
母亲啊，
蕃衍我们民族的母亲，
托起我们头颅的母亲，
我们——向您致敬！
也请接下我们
深情的一吻

序

王先儒

春节刚过，潜江董士真先生送来他的书稿《北堤春草》，在经过传统节日的喧嚣扰攘之后，听此田园曲调，领略其中所寄托的作者浓郁的乡情，使人悠然别有所思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，在为他的朋友韩愈受到非难的小说式文章《毛颖传》辩护时说，“学者终日讨说答问，呻吟习复，应对进退，掬溜播洒，则罢惫而废乱，故有息焉游焉之说”，“大羹玄酒，体节之荐，味之至者，而又设以奇异小虫、水草、楂梨、橘柚，苦咸酸辛，虽蜇吻裂鼻，缩舌涩齿，而咸有笃好之者。”而今，市面上的新书可谓多矣，厚重的学术成果，新颖的科学信息，异域的惊险故事，实用的生活常识，各各受到不同读者的欢迎。董士真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表明，他无意于趋时，大概，他也无意于在畅销书排行榜上争个先后，或者在这样那样的评奖中比个高低；他的写作，多半出于自己多年来情感宣泄的需要，出于对乡土的挚爱，出于对先烈的景仰，也出于对历史的曲折所造成的破坏和冤情的憾恨。令人目不暇接、引起轰动效应的书，其中不少可算得上大羹玄酒吧，董先生的这本书好比楂梨、橘柚，也自有其独立的价值，也将会拥有自己的读者。

本书以湖北天门为背景，更具体地说，是以天门的卢市和北堤角为背景，这使它带上特殊的风味。我来湖北已逾四十年，到过省内若干地方，尝以为，地处中原的湖北善于吸收别

近区域的文化——襄阳、郢阳的语音及饮食近乎豫，蒲圻、通城的民居和种植近乎湘，巴东、建始其风物近乎川，黄梅、武穴其人情近乎赣。道地的、不与他省相混淆的、荆楚独具的特色，是在天门、潜江、沔阳一带。几百年前出过公安派、竟陵派，几十年前出过《洪湖赤卫队》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，留在了人们的口碑上，绝不是偶然的。本书中讲到天门的历史，讲到东汉的刘焉，唐朝的陆羽，讲到清代嘉庆的状元蒋立塘；讲到沔阳洲是陈友谅起兵反元之地，蒋湖、白茅湖是岳飞大败金兀术的处所；书中讲到天门的风土；讲到府河是如何的清澈洁净，乃是《茶经》上称道的最宜于煎茶的天下三条河之一，讲到北堤角村后芦荡中间的深泓，菱角是如何鲜脆清甜，讲到人们怎样在里面“打镰”，踩藕……更加值得注意的是，书中的人物所折射、所映现的敢于闯荡江湖而又始终不弃故土、慧而带黠、烈而又莽的性格，使我们联想起曾经交接的许多江汉平原的故知。

天门的四周我差不多都走过，我到过京山，到过仙桃，到过潜江；在沙洋，我特地踏过汉水桥，踩上天门地界。然而，我至今没有去过本书所描写的天门的那些美丽的村镇。董士真先生的作品，提供了卧游的可能，稍稍闲暇，我愿意细细地体验；至于从中吸取教益，则更不待多言了。士真先生是我同系学友，他在艰难条件下，焚膏继晷，撰著数十万言，使人感佩。谨志短语，作为对本书出版的祝贺。

于武昌桂子山北区寓所
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五日

《北堤春草》——

～是一段风情小曲。她以江汉平原东部小村北堤角为中心，牧歌式地传述了本世纪 20—50 年代这一地区社会生活中亦俗亦雅的种种扰扰人事；

～是一幅水墨画。那平畴漠漠的江流广原，荡魂驰意的芦林苇沼，以及素朴淳厚的乡风俚气，于此都在在引人；

～是一帧历史图卷。她尺幅苍茫，舒卷着这一地区人民在大革命、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斗争的烟云；吞吐着中华民族求生求存，宁折不挠的泱泱豪情；

～也是一首情歌。主人公杨玉成和周春草的美丽而曲折的爱情故事，牵情引意，宛宛动人。

当然，对于历史的失误，她也“书法不隐”。在这方面，她又堪称是一名慷慨的历史直臣。

春草韧如丝，

春草美如绮。

愿读者在《北堤春草》中与历史会晤，与江汉成情，与人生交语，与未来期约。

民国十九年九月十四日，在广水至花园的路段上，一辆火车迎着秋日和煦的阳光，由北向南缓缓地行驶着。

这是一辆蒸汽汽车，浓重的煤烟，从幽黑幽黑的烟囱里排放出来，又沿着龙骨一般凹凸不平的车脊，拖向后方，一直延伸到两里之遥。车下，白气混着沉重的车轮声，哧哧地，吭吭地，叫人看不明，也听不清，只觉得从天上，到地下，都轰然一片。

车厢里不算拥挤，然而沉闷的气氛和浑浊的烟尘，却令人感到闭塞和烦躁。

车过陆家山，离孝感只有三十来里路了。从车窗向外望去，起伏的丘陵呈黄褐色。丘陵一坎一坎，杂乱无章地延向远方，在地平线上与浑黄的天表融到一处，好像整个世界都成了枯巴巴的黄土色。在突起的岭面上，似乎数得清的几十株高秆作物——也许是高粱和苞谷一类，从地面上伸出来，那细长的身溜儿摇曳着，晃出一些光影，晃出一点儿生机，同时，也增加了几分萧瑟。不过混茫的世界，究竟因为它们而让人见出几分参差和活气。在丘陵的低凹处，间或有几片水塘和几块稻谷，都不大，片片儿似的。水塘尽是一色的浑黄，只有映着天光，或者，风过涟动，才透出一些亮色。稻谷，矮矮的，像田边的孩子一样瘦弱。如果是在江南，它们也该上场了，可这里不知是季节晚一些，还是连庄稼也感到了“人生”的不足，竟还懒懒地蔫在田坎下，无人收割。

玉成将脸贴着车窗看了一会，回过头来，对坐在身后的闰章说：“这光景比我们出去的时候又差些了！”

闰章正同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拉呱着什么，听了玉成的话，无

暇回答，只点了点头。倒是那商人接上了。他小心地向四周瞅了瞅，压着嗓门儿低声说：

“两位兄弟是跑四外的吧？敢情是离家久了，不熟悉乡情了？现在这世道，嗨，多烧点香，少问点命，盘实些。还求个发达不成？”

对于国内大势，玉成在外面虽也有所听说，但此刻听了这番话，仍不免想知个究竟，便说道：“老兄说得对。我们兄弟俩迫于生计，是在外面混了几年。家乡的事倒真也生疏了。老兄能不能为我们指教一二，也免得我们神龛子没摸着，倒先踢倒在自家的门坎上了呢！”

那商人说：“二位是透亮人。睁眼看得见、闭眼想得着的事，还用我多说！”

玉成见对方不愿作答，便歉然一笑，说：“对，对。万事通达，和气生财。想来老兄是经营有道。贵处是——？”

“漯河。老籍是项城。说出来脸上也无光啰。”

“呃，呃，别那样说。”玉成知道他是指着袁世凯，便说：“哪块地上能只长谷，不长稗？他袁世凯也是个人才嘛，要不，好排场个宣统怎么会败在他手下呢？你哥子别见外。这趟车，是想过岭，还是想下汉呢？”

商人说：“一个堂兄在汉口坐庄。托他的便，去捎点杂货回家卖卖。”

“那——发财！”

“啥？啥发财！这年月还盼个发财？不倒铺面就算大运。”说到这，他缓缓地扭过头，向身旁和身后的人瞥了瞥，见近旁的人，除一名二十冒头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正静静地翻着一本什么书外，其他的人都昏昏地似乎瞌睡了，便说：“时局太不安了呀。今天这个杀过来，明天那个杀过去。这个要杀，那个要反。你看，那边——”他用手指了指远处的山峦，颇为神秘地说：“听

说那边就有一个年轻木匠领了几十万人在造反。闹得凶啊，连这条铁路都有好长时间不通车了。哟，哟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这嘴也……”

玉成从对方的言谈中早就看出，这人口里虽说“谨慎”，性子倒像一架张头拐脑扎进水里了的骨隆车，满肚子泡足了水，不吐出来，就哗哗哗哗地哄肠响肚，浑身不是劲儿。他可怜这位胆小的商人，也喜欢这位快肠快肚的商人。正在他准备同对方通个名姓儿的时候，车厢的那一头忽然嚷嚷起来了：

“操你娘的！你说，你是个臭赶脚的，为啥当额顶一条暗杠？还有，你这肩膀上的茧是从哪儿来的？凭你个穷酸相也够搭这铁洋车？”

听到叫骂声，一车厢人都惊起了，也都一齐把眼光投了过去。那边，三个戴大圆帽的兵正在盘问一个年轻人。他们扯开了他的领褂，将一条绾了几圈的牛皮带抵在他的肩上，大声喝问着。看来，只要那年轻人回答有个差池，至少一顿好打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那年轻人二十出头模样，长得武武墩墩，黑皮黑草，不听音也知道是个河南后生。对于那几个大兵的傲慢而粗野的盘问，他显然有十分的气恼。他没有回话，只绷着嘴，强着头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倒在车厢角落里、也许是属于他的那根榆木扁担，似乎他随时都准备冲过去，操起它，同大兵们拼个桩倒篱笆烂。他的倔神儿显然令大兵们恼了。他们撒开皮带，忽拉一下子抽过去。那年轻人头一摆，皮带抽到了他的脖子上，刷刷地拉下了一道指宽的血痕。他爆起来了，胀着脖子骂道：

“操你娘娘的！你俊！你俊！皇帝爷咋没选你去当驸马官！谁打了爷，看枪子儿不钻他的脑门心！”

他的这几句扛头扛脑的话，钉钉儿似地伤着了那几个大兵的筋。只见几个大兵一齐扑上去，刮的刮嘴巴，反的反膀子，撕

声扯喉般地骂道：

“你娘娘的！你就是个共匪坯子，叫你反！”

坐在近旁的人，都纷纷避让，好像是怕拳脚落到自己的身上，又好像是怕蒙上了啥晦气。

玉成见这情状，赶紧从立起的人缝中挤过去，连声喊道：“老总息怒！老总息怒！”

那几个兵只听得有人在喊，却是没去理会。待喊声近了，才撇过脸来，一看，竟是一个披披洒洒、头脸不俗的汉子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玉成不急作答，却赔过笑脸，还特地亮出“大前门”牌香烟，弹出烟，每人递过一支，这才说道：“三位息怒。都怪在下管束不力。这是我伙计，跟我在外面跑个生意，拼力气吃饭。年纪轻，不懂事，又生就个倔性子，触撞了三位。我赔罪，我赔罪！”边说，又边从腰里掏出三块光洋，说：“劳驾！劳驾！这点意思，三位拿去喝杯茶。也算是我赔的情。”

那三个兵见来人口嘴活泛，手眼又大方，自然是不买帐也买帐了。但当着一车厢的人，又似乎不能显得太随和，就仍盯着那年轻人的肩膀，蹭蹭地不肯放过。玉成心会，说：

“老总，我这个小兄弟就只会出点呆力气。平时肩挑臂挽的工夫多，又不太爱个讲究，所以……你看，你看，这……比不上兄弟们俊气。”还没等那几个兵回个准话，他又侧过身，对那年轻人说：“快把衣服穿上。这是老总们的正经差事，还能不担着个心？去，去，靠二哥那边去坐，别四外串磨子了。”

玉成的话缓了那几个兵的意，也酥了他们的心。只见那兵中的一个接过话头，说：“你兄弟是个明白人。我们也是奉上峰的命令。谁不知道这地面就是共产党活动的地方？上峰下了死命令，谁要是让徐向前、李木匠的人混过了关，就要谁的脑袋！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三个兵又精眼六杂地朝乘客们看了一阵，这才得胜般喝喝地走出了车厢。

玉成回到坐处，刚才的那个商人已经走了。他的座位换上了对座的那个学生。那学生见他来了，笑着对他说：“大哥，我跟你挤一挤，不妨事吧？”玉成说：“哪里，哪里。出门人嘛，见面就是朋友。”

小坐了一会，车来到了孝感。玉成和闰章都把头伸出了车窗，想领略一下孝子之乡的风采。古潯水沐着秋日的阳光，在两岸沙砾的闪灼中，平平地，缓缓地，打北边流来，又绕着孝感城兜上一圈，带着闪忽的人声屋影，流向东南。玉成、闰章看了一会，觉得此间的风物虽已与天门老家大无二致，但这里究竟更近中原，朴厚之中是蕴含着更多的韶风祉气。

车进孝感车站，有不少人要下车，车厢里顿时哄闹起来。在下车的人群中，忽然走出一个人，那人来到玉成面前，一把抓住玉成的手，喊了声：“大哥！”

玉成一看，原来是刚才挨剋的那个年轻后生。

那小伙对玉成说：“大哥，咱叫石柱子，姓刘。信阳东乡刘家老屋人。咱是个粗人，可懂得一个理：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今天得大哥相帮，大恩大德，咱无法报答。现在我要下车了，请大哥受我一拜。”说着就扑地跪了下去。

玉成赶忙抱住他，说：“患难相助，这是应该的。快快起来，免得生事。”

石柱子死活拜了两拜，又问“大哥高姓大名”，玉成不得已，告诉了他。他起身，见时间紧迫，叫声辞，挤进人群中下车去了。

“孝感麻糖，又酥又甜呀！”

“砂糖饺子，一毛钱十个！便宜，便宜咧！”

“白糖京果，落口消，不甜不要钱！买一斤尝尝吧！”

一群衣衫油腻的吃食小贩，两手高高地举着托盘，从铁路两

侧急切地跑过来，边跑边叫，面色和声音中都带着明显的乞求。

玉成肚子并不饿，但听着这杂沓的叫卖声，他似乎觉得只是到这时，他才真正走近了故乡。是呀，京果、麻糖、混糖饺子，还有那此时未见到的糯米麻枣、夹心银片糕，这些在他的故乡天门只有到岁时腊月才有的东西，现在听起来，想起来，都是那样勾人乡情，逗人岁意啊！本来，如果光讲吃食，这些东西未必名贵，但是当乡人们用黄色的粗毛纸有棱有角地包成四菱形，又在菱脊搭上一条金字红帖时，你就会觉得它是那样喜庆，那样耀人。这时你就不再觉得它仅是一宗食品，而是混杂了许多尽管分辨不出，却又总觉得丝丝缕缕分明掺融在那被称作“故土”和“乡心”的东西了。可是，这些年，这些东西他不仅是没再尝过了，甚至连它们的香气他也没闻到过。

他记挂这些东西，也为它们销魂驰意。

他递下钱，也没要人家找零，就取回了几件。他又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张纸上，招呼闰章和对座的那位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说：“来，你们都尝尝。这东西一闻到就嘴馋。”

闰章揭了一片麻糖。那青年也不客套，顺意拈了一颗京果，吃完，说：“是好手艺。”

在车轮的啾啾声中，孝感城终于慢慢地退向后方去了，车厢里也渐渐平静下来。

那青年吃完京果，搓一搓手，玩笑似地对玉成说：“杨大哥，倒不是吃了你的点心要恭维你。实在说，你刚才急人之难，解人之困的勇气和胸怀着实令人佩服啊！”

玉成笑了笑，说：“过奖了，小事。”

“你就不怕惹麻烦？”

“么麻烦？”玉成递过一支烟，那青年摆手谢了。“他能说些什么呢？——说我是共产党？笑话，在国内，把共产党说成是杀人魔王。其实，在外边，有的地方还是共产党当家。不一样好好

的？没见人家吃一个人。”

玉成说忘了形，声喉稍稍有点大。那青年压了压他的手，说：“小声点。这里不比国外。乱时事多，人心叵测。车上也各色各样的人都有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”说到这，他忽然提高了嗓门，说：“大哥是跑生意的，想必要到武汉落脚。小弟是汉口人，虽说见识不大，却是喜欢交个江湖朋友。如若大哥不见弃，到汉口后，就到我家去，厚待谈不上，薄酒是有二位大哥喝的——如何？”

玉成说：“那不是太叨扰了？”

“嗨，那样说就见外了。朋友成世界嘛。说不定哪一天我腿子一伸，又到了你二位家里，那时你能把我赶走？”

玉成说：“好！就这么说定了。闰章，这次我们就一不投店，二不住栈，就听这位小兄弟铺排。兄弟，还没领教你的高姓大名呀。”

“我叫陈敏，老籍沙市。”

玉成和闰章都高兴不过，彼此又都作了番自我介绍，不在话下。

不用两餐饭时，火车喀哧喀哧进了汉口大智门车站。下了火车，陈敏领着玉成和闰章，走街过巷，曲曲弯弯，行到了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。这里，矮矮塌塌的一溜人家，丛茅乱水，直落落的是个乡村。玉成问：

“兄弟，这是到了什么地方？怎么越走越荒了呢？”

陈敏指着前面两棵高大的秃树，说：“你们看，那上面不是字？”

玉成和闰章同时抬起头，只见上面模模糊糊地映出三个字：姑嫂树。玉成说：“哟，这名字还蛮乡气的，怎么会出在汉口这大地方呢？是不是有个什么来历？”

陈敏说：“你看这光景，本来就是村野地方嘛。要再往前走，

那边还荒，是一大片水草地，方圆百来里，一直连到汉川边上，名字叫四湖。你们问‘姑嫂树’的来历，那倒是有点。说来那也只是个普通故事。听人说，不知是哪年哪月，也不知是哪儿来了姑嫂两人。她们结草成屋，落下了。姑嫂俩都长得俊，也很勤劳。她们白天砍柴垦荒，夜晚纺纱织布，日子渐渐可以过了。谁想不久，事情让附近一家财主知道了。他说自洪武登基，他的高祖的高祖就受封屯垦在这里，以后就千秋万代，子孙继业；谁要想在这个地方歇窝，谁就要做他家的奴婢。姑嫂俩估摸，这家伙未必就是眼红这巴掌大的一块地方，他是起了歹心。她们大概本来就是不愿受人的欺才避到这地方来的，现在既然又遭欺辱，她们怎么能接受呢？至于她们怎么反抗，人们倒说不清。只是说，第二天，那财主带人来一看，姑嫂俩不在了，却在她们的门前长出了一高一矮的两株梧桐。那梧桐青青秀秀，枝叶纷披，鸟儿在树间翻飞，虫儿在树下鸣叫。那财主心知事情蹊跷，不敢多留，就带上人走了。从此，这地方就得了个‘姑嫂树’的名字。当然，有的传讲得还伤情些，说姑嫂俩就是在这树上吊死的。反正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吧。不过听说，这树一直到宣统年间，都还长得青葱葱的。后来，阳夏战争，冯国璋同民军作战，打不赢，就乘风放火。火从北向南，烧了无数民房，姑嫂树的十几家草房自然化成灰烬。这两棵树也被火烧了，枝枝叶叶烧了个光，剩下的，就是这主干和几根大枝。不过奇怪，这树死而不朽，一二十年里，它总是黑里见青。因为这，人们就都认为它是神树，谁都不去砍它。它就一直保留到了现在！”

玉成和闰章听了，都兴味十足地围着树看起来。陈敏说：“你们还当它是真的呀？其实这不过就是许许多多传说中的一种，寄托人们的某种情绪和愿望罢了。”

玉成点点头，说：“是这个道理。”

三人又朝前走了几步，玉成忽然停住了脚，对陈敏说：“兄

弟，我们说来就来，倒忘了问及你的家人。老人们都……”

陈敏说：“玉成兄，你既问了，我也要向你明说。这个家不是我的。这里是我的一个老表，叫祝可轩，黄陂人。在汉阳那边铁厂里干力气活。嫂子在烟厂里打零。穷是穷，蛮好客的，二位不必见外，同在我家是一样的。”

三人说着就到了。

这是城市里属于贫民窟一类的房子。不过，在玉成看来，既不像河北乡下人住的那类后厝高，前檐低，矮塌得像具棺材般的房子，也不像东北北边屯子里那些檐低接地、无脊无垛、仆塌得像童话里讲的那一类房子。当然，跟西伯利亚全桦树皮披成的房子比，也不是一个样儿。它，齐地的是一刷的土坯，高可三尺。往上，则是全杉皮披就。这种壁子，玉成倒听人说过，它像鱼鳞一般，从上到下，从北到南，一片片地接上，一片片地排就，不严不实，倒还有一点冬暖夏凉的好处。屋顶，则是一色的瓢草，厚薄随家而定。在屋子的前端，是一围土墙圈成的院子，高不过齐胸，大人家用手一按，就可以跳过去的，真正的只有点圈鸡带鸭的作用。这是黄陂孝感乡间传统的建法。

陈敏走近院门，见门没上锁，知道有人在家。他敲了敲门，立刻听到了院子里咚咚咚的脚步声。玉成看得见，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。门开了，那孩子见门口站着偌高几个大人，开始是一愣，后来看清了陈敏，便叫起来：“休休(叔叔)！”回头又喊：“爷，我休(叔)来了！”不待陈敏抱起他，他就又连惊带喜地跑转去报信了。

听到孩子的喊声，里面走出一个汉子，红脸膛，连鬓胡，很有点北方汉子的豪壮气概。见了三人，喜不自胜，也不问个来历，便声洪嗓大地说：“二兄弟，是哪方来的客人吧，快屋里坐！”

陈敏说：“两位大哥要回天门，是我给你留下了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

玉成见对方那样爽气，早有几分喜欢，便走上前，拉住对方的手，说：“看样子不用介绍了，你就是可轩兄弟。我叫杨玉成。这是我的兄弟，罗闰章。既承你们兄弟俩的美意，我们也就不客气了。”

祝可轩说：“请还请不到呢。二位既看得起我，不嫌弃我这里窝囊，就多住几日。好歹我有薄酒相待。”

玉成们见主人这般殷情，也就不生分了。只是后悔刚才因为匆忙，竟忘了买些礼物带上。好在包里有几支东北人参，玉成便拣好的拿了一支出来，递给祝可轩，说：“这是我们打长春经过时，在铺面上买的一点北货，算不得敬意，兄弟代我孝敬长辈。”又拿出一条乌拉尔狗毛围巾，替孩子挂在脖子上，说：“眼下不适用，也老气了些。等伯伯下次来就带条好的给你，啊——？”

孩子高兴得直嘻。祝可轩却来气了。他死活不肯受下那人参，说：“大哥见外了。这样的东西，兄弟没用过，可在药号的柜子里见过。那可是要用金子买的。大哥从几千里路外买来，谅有大用，断断不可用在我们身上。你们既是我兄弟的朋友，也就是我的朋友。好友不行上礼，你就不要勉强我了。”

玉成说：“其实，这东西在东北不算稀物，外边把它给抬贵了，老年人服用点，壮壮气，补补神，倒还可以。我们兄弟之间的礼性就算免了，这点东西，你收下，只当代我孝敬父母了的。”

祝可轩迟疑了一阵，还是拗着劲，说：“好，来日有缘相逢，兄弟你有万贯家财，我也受了。这次不兴。”

陈敏也说：“我哥是这号脾气，就听他的吧。”

玉成见可轩这般爽快，也只好作罢。

不过一顿茶时，祝可轩的妻子回来了，在院首见到了陈敏，高兴地说：“二兄弟，你上河南去，我们这几个月都没得到你的信，叫我们平平好想……”正说着抬眼一看，见屋里还坐着几个不认识的人，便即刻煞住了。